

影坛艺友悲欢录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影坛艺友悲欢录/顾也鲁著. —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
1996. 10
ISBN 7-106-01142-8

I. 影… II. 顾… III. 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6)第 09721 号

内 容 说 明

作者是三十年代末就走上银幕的电影表演艺术家,曾在四十多部话剧、七十余部影片中塑造了百余个各种类型的艺术形象,其中有学生、知识分子、工农干部和资本家等。

本书以随笔的形式,记述了作者在六十余年的影艺生涯中与金焰、刘琼、舒适、赵丹、周璇、白杨、张瑞芳、舒绣文、秦怡等众多艺友的交往和友谊,以及他们的艺风、艺德和艺术成就,也记述了作者自己的从影经历和收获。内容丰富,文笔活泼,读来亲切感人,既可增加知识,又可感受到许多著名艺术家的动人风采。本书具有史料价值。

44
127

目 录

说说我的“老大哥”刘琼.....	1
在“六哥”舒适家做客.....	5
袁美云其人其事.....	7
与陈燕燕互诉衷肠	12
影坛女杰童月娟	15
四演“情侣”的陈云裳	18
偕王丹凤拍戏意趣	23
沪上又见龚秋霞	27
“小咪”李丽华赔礼.....	30
舞台“情侣”林默予	33
“老伙伴”乔奇.....	35
谢添的幽默感	38
与人为善的张瑞芳	40
孙道临唤我“小阿弟”	44
美哉，秦怡的风采	47
“万能博士”陈述.....	50
仰视倩影顾白杨	54
“老来红”奇梦石.....	57

与陈道明、英若诚拍《围城》	60
“外婆”郑毓芝	63
银屏“干女儿”周洁	66
《洋行里的中国小姐》戏中拾趣	69
与荷兰女子演“夫妻”	73

珍贵的合影

——纪念周恩来总理	76
“勇于死”的艾霞	80
“中国电影的瑰宝”——阮玲玉	83
“艺海情深”念英茵	87
影剧奇才话石挥	92
“豁出去”的上官云珠	98
张冠李戴顾而已	102
苦念生母的周璇	105
常念“四妹”陈娟娟	109
一代名导卜万苍	113
只活了五十四岁的舒绣文	119
“大帅”崔嵬	121
挥泪别赵丹	125
喜剧明星韩兰根	129
我的“父字辈”金焰	133
我与韩非的手足情	137
同庚陶金二三事	142
忆“老妹子”孙景璐	147
银灯下的“名旦”顾兰君	157

多才多艺的程之·····	162
过早息影的李红·····	167
为戴耘大姐送行·····	171
义结金兰十一人·····	173
影视圈里的苏州人·····	178
香港“影学”琐忆·····	183
香港影坛·····	187
重逢港澳台艺友·····	190
我的五个“第一次”·····	193
我当了“养猪状元”·····	200
我的“新角色”·····	203
难忘的辉煌节日·····	207
咱们都不老·····	210
顾也鲁影、视、剧演出年表·····	213
后记·····	217

说说我的“老大哥”刘琼

刘琼，电影圈里的朋友都亲切地唤他“老刘”。就像唤金焰“老金”，唤舒适“阿舒”，唤韩非“小韩”，唤孙景璐“小孙”，都是挚友的爱称。我唤刘琼“老大哥”，但他常叫我“小赤老”（有“小家伙”之意），也是亲昵的爱称。

1995年3月28日，“古花篮球队”为队长舒适贺八十寿诞，舒适说，也鲁今年也是八十岁，曾当过一回“古花”名誉“领队”，让刘琼、秦怡用车接我同去“蓝鹰酒家”欢聚。刘琼、秦怡同住吴兴路上的一幢大楼，离我家近在咫尺，秦怡有“专车”，电话告诉我到我家来接。但我怕汽车转道麻烦，遂步行去他们住所。不料他们已驱车到我家，扑了个空。汽车调转头，半途上拦住了我。刘琼从车窗伸出头来：“小赤老！你老实得过头了，说好来接你的，你……这不是更麻烦吗？！”

提起这句“小赤老”的爱称，还有许多故事呢。先说说刘琼是位闻名遐迩的影坛大明星。他演过话剧：《海国英雄》（饰郑成功）、《长恨歌》（饰唐玄宗）、《蔡松坡》（饰蔡松坡）……影片《岳飞尽忠报国》（饰岳飞）、《国魂》（饰文天祥）、《海魂》（饰舰长）、《女篮五号》（饰教练）、《牧马人》（饰许景由）。于耄耋之年还拍了《死神与少女》，并与秦怡三度携手拍了《梦

非梦》，堪称一位名副其实的表演艺术家。他还是一位卓有成就的导演，他导演的《两个小足球队》、《五十一号兵站》、《阿诗玛》、《李慧娘》、《宋士杰》、《女附马》、《乔老爷上轿》、《海上生明月》等数十部影片，也很受观众喜爱。

三十年代他的挚友金焰被誉为“电影皇帝”，金焰去内地后，这“影帝”桂冠便落在他的头上。这些光荣史无庸赘述，人人皆知。我就说说几件和他相处的轶事。还是回到“小赤老”这个爱称上吧。1938年，我和刘琼都是新华影片公司的演员，我参加过他主演的《夜半歌声续集》。我们一起参加于伶组织的上海剧艺社，演出阿英编剧、吴永刚导演的《明末遗恨》，我和刘琼A、B制饰“郑成功”。头一天预演，他先演出，刘琼因拍戏忙，没有时间背台词，台词有点生，要我在后面提词；我怕观众听见，只能低声提，刘琼听不清，做了个动作，要我响一点儿，我提高了音量，他还是听不清，下台后既不感谢，反埋怨我：

“小赤老，你要晾我在台上啊！”我说：“我已经提高音量了。”

“不行，下次要响一点！”

“那好，下次我放大嗓门提，你不要出声，咱们演双簧！”

刘琼的大手拧了一下我的嘴巴，笑呵呵地：“小赤老！”

后来我们在朱石麟导演的影片《第二代》中合作。这回他演“父亲”，我演“儿子”。这下我倒霉了，他总叫我“儿子”！其实他演小生，也常当人家儿子，我说：“你难得有一次机会当长辈！”刘琼说：“我能碰上机会，可你绝对不可能当我父亲……”“喂！”我答应得特别响！刘琼无可奈何地又一声“小赤老！”说罢嗨、嗨、嗨会心地笑起来。我们在一起总是这样逗趣

的。

1948年，他在香港“永华”领衔主演《国魂》中的文天祥，他以苍劲有力的嗓音，炯炯有神的眼神，抒发了文天祥民族英雄的浩然之气。许多著名演员都加盟此片，如袁美云、王熙春、陶金、王元龙、顾而已、高占非、乔奇、孙景璐、姜明、徐立、文逸民、钱千里、鲍方、韩兰根、殷秀岑、罗维等。我为参与此片也去了香港。我和刘琼还一起参加“香港电影工作者学会”，组织读书会，大家聚在一起，在思想上互相促进。那时，我和顾而已、高占非等创办大光明影业公司，拍摄进步影片。刘琼和舒适、司马文森、洪道、马国亮、白沉、顾而已等创办了五十年代影片公司，这是个合作社性质的同人影片公司，他和李丽华、舒适等主演《火凤凰》。他希望我能参加该公司当制片，称赞我能精打细算，勤奋负责。这一段时间他不唤我那个爱称了。但我是“大光明”主要制片负责人，脱不开身。以后我们很长时间没有合作。

后来，我们都回到上海。1956年“民盟”上影支部发展盟员，对象要为人正派，要求进步，工作踏实，刘琼和舒适介绍我入了民盟。有一天刘琼、舒适和我一起开小组会，舒适提议大家戒烟，我表示赞成，两人钩了手，谁要再抽烟，罚请一桌酒席。刘琼是有名的“瘾君子”，他不但不赞成，还幽默地说：“戒烟的朋友不可交，心狠，无情，我即使躺进棺材，还得抽一支……”

我常去刘琼家，我们忆往事，话沧桑，感慨万千。刘琼给我看他从影初期拍《大路》的剧照，其中有金焰、郑君里、张翼、罗朋、章志直。如今他们都先后逝世了，只有他一个还健在。我们还谈到三十年代从影的男演员中至今仍在影视中露脸

的，就只有舒适、谢添、他和我了。四人中刘琼最大，今年八十三岁（属牛），谢添小他一岁（属虎），舒适和我都是八十岁（属龙），但舒适大我一百三十七天。刘琼是“老大哥”，我是“小兄弟”了。

1995年4月

在“六哥”舒适家做客

我按响了舒适家的门铃。室内传来清脆悦耳的“童声”：“来了！来了！”可来开门的却是阿舒（舒适），他宏亮的嗓门：“进来！进来！”屋里的“童声”也叫“进来！进来！”

我问：“凤凰呢？”阿舒答：“在浇花！”只见客厅姹紫嫣红，花香扑鼻，都是凤凰栽植的。我又问：“刚才说‘来了，来了！’不是凤凰啊？”阿舒指着鸟笼里的“鹌哥”说：“都是‘九〇’（1990年买的鹌哥，故取名‘九〇’），我们家说话最多的就数它！”阿舒每天给它喂食、洗澡、逗乐。真是“前生不孝，今世养鸟”！

很久未去阿舒家了，每次去他家，古今中外、天南地北地闲聊，还时常回忆往事。1937年，我们只有二十二岁，第一次携手演《雷雨》。那时傅威廉演周朴园，陆露明演繁漪，吴湄演鲁妈，白虹演四凤，王竹友演鲁大海，李显京演鲁贵，他们都已先后逝世了，如今只剩下演周萍的舒适，演周冲的我和演四凤A角的洪逗幸存人间。那时我们初出茅庐，台词背得滚瓜烂熟，至今还背得出。

我们还聊着四十年代电影圈出现的结义十一弟兄：徐莘园、高占非、姜明、戴衍万、许良、舒适、顾也鲁、徐立、严化、黄

河、吕玉堃。现在十一弟兄中七人都已作古，健在的除舒适和我外，还有十弟黄河（在香港经商）、十一弟吕玉堃（拍完电视剧《郑板桥》去了美国）。异姓结义，今天看来不足取，但在那个人情淡薄的社会里，却起到了彼此帮助，联结感情，互相慰藉的作用。

舒适早期导演的影片《秋之歌》，我饰男主角大学生梁自谦，陈娟娟饰女主角中学生黎蓉芬，她才十五岁，由童星第一次演爱情戏，舒适要她倒在情人怀里，娟娟说不会，舒适还作了示范——当时情景，历历在目。

正聊间，凤凰过来了。舒适虽跟我同庚（八十华诞），但长我一百三十七天，我当然得叫声“大嫂”，可实在心有“不服”。五十八年前我见到凤凰时她才十岁，还是个童星毛丫头呢！如今我得叫她大嫂！凤凰哈、哈、哈地笑了；那只“九〇”也学着“哈、哈、哈”！电话铃响了，“九〇”又跳又叫：“喂！喂！”完全是凤凰的声调，学得惟妙惟肖！“九〇”常常叫：“慧秀！慧秀！”又叫：“阿舒！阿舒！”（舒适、凤凰生活中互换的名字。）

“文革”中舒适、凤凰都丧偶，乃有缘结成秦晋，互尊互爱，琴瑟谐和，堪称影视圈中幸福的贤良伉俪。凤凰种花，舒适养鸟，闲来话影艺、谈往事，每至会心处，都会哈哈大笑，惹得“鹁哥”笑得更欢：“哈、哈、哈……”

1995年4月

袁美云其人其事

袁美云本名侯桂凤，童年学京剧，少小丧父。母亲将她过继给苏州人袁树德为养女，改名袁美云。她天资聪颖，学得了许多京剧段子，与袁汉云（袁树德女儿）搭档，汉云唱须生，美云唱青衣、花旦。她们演出的《游龙戏凤》，被天一影片公司老板兼导演邵醉翁摄成短片，编在《游艺大会》中。同时与袁美云签订了一年当电影演员的合同。袁美云主演的第一部影片《小女伶》，就是参照她自己的身世编的故事。影片放映后，袁美云温柔、风雅的表演独具光彩，被誉为出色的影坛新秀。

1933年袁美云被艺华影业公司聘为女主角。当时“艺华”受左翼电影的影响，拍摄了《中国海的怒潮》、《逃亡》、《凯歌》、《人之初》等反帝、反封建的影片，袁美云均任女主角，成为观众仰慕的女明星。

袁美云戏路很宽，她能演使人落泪的悲剧，也能演让人欢悦的喜剧。在《中国海的怒潮》中她饰被押给渔霸为婢女的阿菊。阿菊因在渔霸家被诬偷窃，受尽凌辱，最后投河自尽，令人悲愤、怜悯。在《逃亡》中她饰演被蹂躏的小云，在进步思想引导下，投身抗日斗争的行列。在《凯歌》中她饰反对迷信的张桂英。封建地主利用旱灾，宣传封建迷信，欺骗农民，攫

取农民钱财。张桂英受到小学老师的启发，打破迷信，和大家开坝引水……当时田汉作词、任光作曲的《凯歌》插曲，我还能唱几句：

你哟，你打桩啊，我哟，我拉绳；我们不靠天哪，我们不求神；只靠大家一条心，只靠大家一条心……

《凯歌》鼓舞了观众，也鼓舞了演员反侵略的抗日激情。袁美云此时拍的影片起到了“寓教于乐”的作用。但是“艺华”公司因拍摄进步影片，曾遭捣毁和打击，因而老板产生了动摇，改拍了一些“软性”影片，如《化身姑娘》、《花烛之夜》等喜剧，袁美云仍任女主角，曾一度被评论界抨击为在“民族解放运动高潮的年头，向观众灌输‘宿命论’”。谈起此事，美云感叹说：“一个演员与公司签了合同，身不由己，只能表示遗憾。”

1938年袁美云转入新华影业公司，与金焰主演《情天血泪》，那年我也进了“新华”，初上银幕便在《情》片中演金、袁的“儿子”。金焰、袁美云都是三十年代的红星，我是他们的忠实观众，此番能和他们一起演戏，感到不胜欣幸。我和金焰交往的情景，见《我的“父字辈”金焰》一文中的叙述。这里，只谈谈与袁美云见面的轶事。

那年，我到了“新华”，渴望见见演“母亲”的袁美云，袁美云也要见见演她儿子的是谁？她知道我是话剧演员，可没有看过我演的话剧。那天，在金焰之后，她来到化装间，还未进门就传来“画外音”：“哪一位演我的儿子？”进门后化装师指着我说：“就是……”她端详我，我也端详她，心中产生了疑惑：“她本人那么年轻，那么天真，那么秀美，怎么能演我母亲啊？”

袁美云开口了：“是你演我的儿子吗？长得真漂亮！”顿时窘得我说不出话来，心中又泛起另一个想法：“不行，不行，她演我的情人差不多！”说话间，演她“女儿”、演我“妹妹”的李红进来了。她们认识，李红揪了一下袁美云的耳朵，心中不服地：“还当我‘母亲’呢！”袁美云居然跟李红说：“叫声哥哥吧！”我和李红也是第一次见面。李红和我同庚，都长袁美云两岁呢！其实演戏，女儿演父亲的“妻子”，妻子成为丈夫的“女儿”，不足为奇。后来袁美云化了装，加上她的表演，“形”、“神”兼备，使人不得不信她是一个真正的“慈母”。

我和袁美云都是“新华”的演员，但是在《情天血泪》外，并没有合演过“情人”的影片。虽然在她主演的《西施》中，我演一角色，但戏不多，具体什么人物已想不起来了。后来在香港“永华”拍《国魂》，她饰演“薛素素”，我饰“吕武”，戏中也不碰头，倒是生活中，我们时常晤谈。后来袁美云与王引结婚。我演过王引导演的影片《黑夜魅影》，我们相处得很好。他们住拉都路（今襄阳南路），我住辣斐德路（今复兴中路），是近在咫尺的邻居。在香港我们都住在九龙城，经常串门。

有一件事，还得叙述一下：王引与袁美云是影坛中令人羡慕的贤伉俪，王引爱喝酒，美云劝他少喝，但并不制止。一天，王引借了我的自行车去喝酒，喝得酩酊大醉，倒在马路边，车也摔坏了。后来王引说：“你人‘袖珍’，车也‘袖珍’，害我摔倒在地。”他不说自己醉眼失灵，却一味怪“车”不好。袁美云听了，既不批评王引，也不责怪我，只是一个劲儿地笑，不出声。这是影片中常能看到的宁静、甜美的镜头。

袁、王夫妻情长谊深，他俩结成秦晋，却有着荆棘、坎坷的历程：在“艺华”袁美云是“名旦”，王引是台柱小生。《中

国海的怒潮》、《逃亡》、《人之初》、《花烛之夜》、《广陵潮》等片，他们都是“情人”、“夫妻”或“兄妹”。在第一次合作主演《中国海的怒潮》时，王引就已爱上美云了。美云对王春元（王引以前的艺名）的英俊、魁伟和艺才，也早爱在心里。王引的前妻陆丽霞因难产身亡，因此两人都是自由人，既然已到了如胶似漆的地步，结成眷属，理所当然。但是袁美云的监护人（养父）袁树德却极力反对，说：“王引靠不住，会变心的。”美云的生母也不赞成，同时与袁树德还有一笔经济账。可是王引、袁美云既然在银幕上“海枯石烂不变心”，银幕下自然也是“上刀山、下火海在所不惜”的了。经济上都满足了生母和养父的要求后，终于结成一对形影不离的美满夫妻。从此琴瑟和鸣，白首偕老。

1938年袁美云和王引双双转入“新华”。王引导演的影片：《乡下大姑娘》、《潘巧云》、《小老虎》、《断肠花》，女主角都是袁美云。后来他们去香港创办了良友影片公司，王引是策划人、导演，袁美云主演并协助制片。自美云甲状腺开刀后，便不上银幕了。

1986年，美云回沪，我与妻子曾去探访。我们三十六年睽违了，大家都已跨入古稀之年，久别重逢，彼此谈得很多。她说：“跟你拍戏最多的阿萌（陈云裳）做房地产生意，很好。童姐（童月娟）恢复了‘新华’，拍了一些影片。王引在港台拍戏很忙，所以没有回来。”北京中外合拍片负责人史宽，四十年代才开始拍电影，也是一位仰慕袁美云的观众、演员。他知道袁在上海，要我陪同拜访她。那年我们又一次聚会，美云见到电影界的同人，格外亲热。

1987年，王引瘫痪在菲律宾女儿家。美云去菲接王引回沪

治病。我去探望王引时，他已失去记忆，不认识我了！美云两眼噙满泪花说：“他（王引）生活完全靠人侍候，我昼夜不眠照顾他！”一个月后，美云的弟弟侯生康来电话讣告王引不幸逝世，终年七十九岁。1995年，正值中国电影九十年纪念之际，岂能忘掉这位为中国电影耕耘了近七十年的王引先辈啊！同时重温一番袁美云从影的坎坷和充实的一生，不也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吗？

1995年10月

与陈燕燕互诉衷肠

陈燕燕是我国三四十年代的熠熠红星，当时她和袁美云、陈云裳、顾兰君一起被誉为新华影片公司的“四大名旦”。老年观众对她有很深的印象，青年观众凡是看过台湾电视剧《昨夜星辰》的，可知剧中满头银丝、相貌慈祥的老太“周母”，就是陈燕燕饰演的。

1992年，陈燕燕来上海拍香港名导演关锦鹏执导的影片《阮玲玉》，下榻“上海宾馆”，约老友们叙叙。我和摄影师钱瑜与她会过两次。

见面后，大家都仔细端详对方。尽管岁月流逝，我们都将进入耄耋之年，但感到双方变化都不大。燕燕左面嘴角上的那颗黑痣，依然缀饰在她白皙清秀的脸上。当年被称为“南国燕乳”（美丽的小鸟）的她，依然雅致端庄、光彩照人。

我说：“分别四十多年，你一点也不显老，就是两鬓染上几丝霜色；你的嗓音也依然细柔、悦耳、动听。你保养得那么好，显得那么年轻！”

燕燕聚精会神瞧着我：“嗨，你也不老啊！就是脑门上掉了些头发，只要装上发片，照样还是当年的袖珍小生！”

“我最不喜欢再提‘袖珍’二字，可报章杂志的编者总是要加